

征稿: <海韻> 文藝副刊歡迎惠稿, 舉凡短篇小說, 散文, 現代詩歌, 古典詩詞, 曲藝雜談, 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 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 文長勿超過五千字, 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 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 聯絡電話。

麥香漫過天山

陳黎

在新疆, 囊是最常見的吃食, 它可以是人們餐桌上的碳水主力, 也可以是趕路時揣在懷裡的乾糧, 還可以是饞嘴人士的小零食。而同是一把麵粉、一捧酵母、一爐火, 天山南北的囊, 卻孕育出了不一樣的煙火氣, 南疆的厚實, 北疆的清爽, 都藏著最樸實也最堅韌踏實的新疆日常。

走在喀什古城區裡, 天色微明, 囊店師傅布合其熟練地揭開了蓋在囊坑上的木板, 整個城市的一天也便氤氳開了。和面用的是鹽水, 揉得透了, 便成一個豐腴敦實的麵團, 將麵團分成大小相近的劑子, 一壓一旋, 便成了圓圓的一張, 再用一個木製戳子, 在面上戳上密密的花紋, 撒上一層洋蔥碎和芝麻, 接著將麵餅用到囊坑邊的案台上。這時, 他在囊坑上方探了探頭, 用手蘸了鹽水, 熟練的向囊坑裡揮灑著, 滋啦啦地, 囊坑裡便升騰起了一縷縷的熱煙。布合其太懂得囊坑的脾性了, 待煙散去, 囊坑的溫度達到了烤制的最佳火候, 將囊貼到坑壁上, 一排排的圓圓薄薄的囊, 只消等待十來分鐘便可出爐。麥香混著焦香, 這樣的囊, 能久存, 乾硬了, 掰碎泡在茶水裡, 就是一頓舒坦的飯。方便又管飽。

囊店裡還有常見的窩窩囊, 厚厚的麵餅中間凹個小坑, 發酵得恰到好處, 咬一口, 緊實有嚼頭, 麥香味純得很, 是南疆人出門幹活、走親訪友必帶的吃食。小個的油囊, 揉了牛奶雞蛋, 香酥可口, 孩子攆在手裡邊走邊吃, 滿嘴都是香甜。還有

裹了羊肉洋蔥的肉囊, 烤得油香撲鼻, 一口下去, 肉香和面香混在一起, 是南疆人最實在的解饞滋味。這裡的囊, 不講究花哨, 就是實打實的飽腹, 像南疆人的性子, 直爽、厚道, 藏著過日子的安穩。

翻過天山, 到了北疆, 草原、河谷多了, 風都變得溫柔, 北疆的囊花樣很多, 有層層疊疊的蔥花囊, 脆香滿口, 配著羊肉湯, 是伊犁河谷人家的尋常一餐。有滿是花生碎葡萄乾的果仁囊, 酥油與雞蛋和的面, 烤得金黃蓬鬆, 像個胖娃娃的臉, 趁熱吃, 帶著花生的脂香和酸甜味道。

草原上的哈薩克族, 離不開囊。在喀拉峻的牧場上, 哈薩克主婦清晨便開始打囊, 和面時再兌一些牛奶、酥油, 揉出的面軟乎乎的, 帶著淡淡的奶香。

不用囊坑, 只需用到上下合縫被稱為塔巴的平底鍋, 烤制前在地上挖個小坑, 放入曬乾的牛糞, 待牛糞燃燒至焦黑狀時, 將有麵餅的平底鍋放進坑內, 鍋蓋上再鋪一層牛糞, 利用牛糞燃燒後的餘溫進行烤制。

一刻鐘後, 一個兩面焦黃的塔巴囊便烤好了。新囊出爐, 外皮酥脆, 內裡綿軟, 掰下一塊, 放進嘴裡滿口麥香, 還帶著絲絲的甜。配上一碗熱乎乎的奶茶, 再搭上奶油或果醬, 便是最妥帖的滋味了。打好的新囊, 用布包好, 放在馬背上, 那囊的香, 便混著青草香, 在清涼的空氣裡, 悠悠地飄散了一路, 誘人得很。

這小小的囊, 裹著天山南北的風土, 藏著家家戶戶的煙火。它沒有精緻的擺盤, 沒有複雜的做法, 卻實實在在, 伴著新疆人走過了一朝一夕, 歲歲年年……

永遠的母親河

朱昱龍

遼河彷彿從北方的時間起始處流淌而來, 悄無聲息地鋪展開去, 成為黑土地上的

一條蜿蜒的脈絡, 是遼寧人唯一的母親。這條河流就像時間一樣不朽而宏偉, 也和記憶一起存在。兩岸高大的喬木像沉默的衛兵一樣, 一路守護著這位辛勞的母親。她從莽林中掙脫出來奔向大海, 沿途的景致不斷變換, 繁華與荒蕪都留在了身後。河水奔騰而過時也悄悄流逝了。泥沙中淘洗出的時間, 一層層地堆在岸邊, 最後堆成一片肥沃的土地。遼金故地上所擁有的獨特物產以及人情也都深紮在這片層層疊疊的沃土之下。她像慈母般不停地工作著, 把甘甜的乳汁送到沿岸嗷嗷待哺的兒女們手中。又似獻祭之聖者, 將血脈中奔湧的熱血一滴不剩地灌入大海的心口。

河流經過的地方, 高粱生長得很高大, 蘆葦在風中發出沙沙的聲音不斷傳向遠方, 蘆葦草在灘涂上燃燒成一片深秋的紅色, 還有岸邊炊煙裊裊、漁火點點。松遼平原的人們為了感念河神的恩德, 希望河水永遠平靜安寧, 于是用「寧」字來命名家園。人與河之間的, 是最古老的、神聖的盟約就是這種樸實的願望。

如果江河終歸要流向大海, 那麼我願做一滴水珠, 隨波逐流, 一起到達那片遼闊無垠的海洋。此時此刻正像落葉回歸大地母親一樣理所當然, 大地上所有的河流都有回歸大海的願望, 日復一日奔赴深海。終於來到遼河口, 我靜靜佇立在那裡。面前就是遼河入海之前最後的一片灘涂, 河水在這裡變得平緩舒展, 慢慢匯入了無邊的大海之中。那一刻, 我覺得自己彷彿已經走到了時間的盡頭。千年的流水穿越了松遼平原廣袤的土地、厚重的歷史之後, 在此消融了邊界, 與大海融為一體。而大海也無聲地鋪展開永恆的藍色胸懷, 天邊海線遙不可及, 俗世間的悲歡離合都失重飄散了。在遼河口久站立著, 感受著從古至今如心跳般延續不絕的存在。其實河流的偉大不在於它是否永久存在也不在於它的消亡, 而是因為它們堅定地奔向既定的目標。如同落葉落入泥土、遊子投奔母懷一般必然, 人和河都找到了屬於自己的歸宿。

靜立在遼河與渤海交匯的地方, 便能體會到天地間最深沉的慰藉和安寧。此刻只願自己變成一滴清亮的小水珠, 永遠融進你的歸程中去, 在無盡的蔚藍裡, 在時間的深處慢慢消融, 這就是生命最終所得到的最寧靜、最壯闊的家園。

榴花映雨沐清和

萬餘

五月的雨, 來得不疾不徐, 溫柔裡裹著幾分纏綿的涼意。撐傘漫步在細雨中, 空氣裡漫開草木清潤的氣息, 抬眼, 便撞見花池邊一株石榴樹。樹身不算挺拔, 深綠的枝葉間, 綴滿了紅得透亮的石榴花, 恰似少女鬢邊別著的朱紅髮卡, 溫婉又明媚。

深綠的葉片托著晶亮的雨珠, 雨珠不捨地滑落葉尖, 墜在青石池沿, 濺起零星水花。枝葉也跟著輕輕顫動, 靈動極了。經雨水淋漓過的綠葉, 乾淨得猶如一塊塊碧玉, 襯得枝間石榴花, 紅得熱烈而昂揚。

最先闖入視線, 是幾朵全然盛放的紅花。花瓣舒展柔軟, 似被雨水浸軟的紅綢, 明艷奪目。鵝黃色的花蕊藏在花心, 帶著幾分含蓄羞澀, 一簇簇挺立枝頭, 像一團團小火苗, 在微涼的兩幕裡靜靜燃燒。

還有不少未開的花苞, 圓潤飽滿, 如小巧剔透的紅瑪瑙, 裹著嫩黃的花萼, 星星點點隱在枝葉間, 好似捉迷藏的頑童, 時隱時現, 俏皮可愛。那些半開著的骨朵, 從頂端平分裂開為四瓣, 石榴花由裡到外翻紅, 像朝天的喇叭, 邊沿像女子

的裙擺, 微微翹起

來。望著眼前這樹榴紅, 思緒忽然飄回兒時外婆家的小院兒。屋前也曾立著這樣一棵石榴樹, 每至五月, 滿院風光皆被它獨佔。濃翠翠綠的樹冠, 猶如華蓋, 滿滿當當綴著紅艷艷的榴花, 也為樸素的小院兒增添幾分熱鬧的姿色。

遇到下雨天, 還能躲在樹下避雨。雨停之後, 我見兩株壓彎花枝, 就抓住粗一點的樹幹用力搖晃, 花葉上的水珠便撲簌簌落下。我調皮地站在樹下大喊: 「下雨了, 下雨了。」任由微涼的雨珠砸在後背, 滿心歡喜, 彷彿是自己憑一己之力, 喚來了一場專屬的小雨。

晴天, 我踩在屋前的石階上, 微微仰頭, 伸手就能觸到低處的花朵。拈一朵湊在眼前, 癡迷地看每一片花葉, 明靜又鮮紅, 竟不知身在何處了。年少的心總會戀美好, 忍不住偷偷摘一朵, 或別在發間, 或插在胸前衣兜, 跑到門前小巷向眾人炫耀一番。

外婆看見了總說: 「石榴花是紅火花, 開得旺, 日子就紅火, 一花一果, 你摘一朵花, 秋天它就少結一個石榴。」

那時候年紀尚小, 哪裡懂得這番深意, 只顧貪戀眼前的美好。後來外婆走了, 院子裡的石榴樹還在, 每到五月, 依舊開得熱烈……

細雨繼續零落在嬌嫩的花瓣上, 非但沒有沖淡榴花的紅艷, 反倒讓那抹紅愈發濃郁。遠處的天色依舊灰濛濛一片, 唯有這一樹灼灼榴紅, 像點亮的燈籠, 為陰沉的雨天, 暈染出一抹溫暖明亮的光。

此刻, 榴花沐著細雨, 浸潤在初夏清和的溫柔裡, 既綻放在眼前, 也開在我念念不忘的回憶裡。一雨一花, 一歲一念, 舊時小院的嬉鬧、外婆溫熱的叮囑, 都藏在這一樹榴花裡, 從不曾遠去。



文藝副刊

海韻

中國作家作品選粹

專欄主編: 宓月

641期

編者按: 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 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 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中國作家作品選粹」專欄, 每週一期, 題材包括散文詩、散文、小說、詩歌。由學會推薦, 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來稿信箱: miyue76326@qq.com, http://blog.sina.com.cn/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散文詩世界》主編宓月負責。

香約十年 (組詩)

湛藍、曉霞、康君、程征……
幾個敬仰的名字那麼親切

茶廳的水汽模糊了
巴山與蜀水的距離
王勇在說紅樓的數學
有人在數
這十年走散又重逢的路

想想香落塵外裡那些故事
哭著過的 笑著過的
今夜成都用一場雨
替我們把半生遺憾
洗成落款

再訪都江堰

我曾三次站在這裡
在離堆的石階上
聽水聲一遍遍講述
同一則古老的故事

這是第四次
香落塵外十週年的風吹來
采風的橫幅在山門前展開

而我們的導遊
是一位讀懂了紅樓
的先生
他用大觀園的筆法
為我重新描摹這卷
山水

魚嘴上
內江的水煙升騰
薄薄地纏繞
如白色的蜀錦帶繫
在山水間

外江卻洶湧著
把千年的雷霆滾過
卵石

我看見離堆和寶瓶口

把一江奔流
餵給了成都平原
天府之國就這樣
一口一口, 被水養大

過夫妻橋時
木板在腳下搖曳
像某種古老的節奏
讓橫渡者攙扶前行
二王廟的香火裡
李冰父子的目光穿過古道
讀得出深邃與安寧

南橋的風吹來一行字——
問道青城山, 拜水都江堰
我忽然明白
水聲就是那永遠說不完的答案
而我來了一次又一次
只是想不同的年歲裡
聽懂同一句話

夜宿魚鳧文化研究院

今夜
我們把行囊卸在魚鳧的舊址上
古蜀國的故事從茶壺裡
緩緩浮起
一截象牙, 一羽陶鳥
在水聲中活了又活

四方來的筆
都蘸著同一輪月亮
他們說香落塵外
說十年燈火 說文字如船
載著各自的鄉愁
泊進同一個渡口

龐老師把雲牽下來
攤開成川西的田壟
《雲上》的泥土沾著露水
每一粒方言裡
都住著不肯老去的老鄉

擊鼓, 傳花
花落時有人起身
朗誦的不是詩
是院中那幾株繡球花
用初夏的雨露藏起的笑聲

周萍主席遞來的茶
總是溫的
像她把整座院子
佈置成一句
不必說出口的歡迎

夜深到只剩下蛙聲
一聲, 兩聲, 無數聲
它們不讀詩
卻把古蜀地的節奏
安放在我們枕邊
讓我們今夜
睡成另一群
被吟唱寵愛的文字

拜溫江陳家桅桿

我來時
先看見了那兩根桅桿
石質的, 沉默的
像兩行沒有寫完的家訓
豎向天空

官宅的門是關著的
可我偏從旁門走進去
他們說那不是正道
可曲徑盡頭
也有一座正堂
陽光從雕花窗裡漏下來
像被濾過的朝代

木雕的蝙蝠靈性
石雕的獅子不怒
磚雕的喜鵲
落在梅花的枝頭
三絕在這裡不是炫技
是時間慢慢磨出的
另一種耕讀

田在牆外

